

追述金門之戰 (三)

劉雲翰

古寧頭大捷卅週年紀念作

編者按：本文作者劉雲翰將軍，為三十八年金門古寧頭大捷時的國軍第十九軍軍長，當時正率軍戍守金門，親歷戰陣，所述戰役經過客觀公正，分析勝敗因素深刻詳密，對兩棲作戰的攻守研究，尤具軍學價值。故希讀者特別注意。

伍、檢討與評論

金門古寧頭之戰是一次小型島嶼的兩棲登陸戰與反登陸戰。兩棲作戰是海空軍及搭載於艦艇或直昇飛機上之登陸部隊（由陸戰隊或陸軍所組成），由海上向敵海岸所發起的一種登陸攻擊，其目的通常在獲得一立足地區，以求進一步實施大規模之陸上作戰，或獲取一海軍或空軍之前進基地，或阻止某一地區為敵所利用。因此登陸戰與反登陸戰，即是由海（由艦）到岸，或由岸到岸的兩棲攻擊與海岸防禦雙方的一種特種攻防作戰。現代化的兩棲登陸戰，通常是以三軍聯合部隊來擔任的三軍聯合作戰。亦即是最典型的三軍聯合作戰。惟在某種情況之下，亦可以單一軍種的部隊來實施。

中國歷史上，航海遠征的史例很多，開始也很早，特別是在南海的發展。到了明代鄭和的通使西洋（今南洋西區與印度洋），則為中國人在南海活動的巔峯時代。鄭和先奉明成祖之命，將士卒二萬七八千人，組成的船隊有六十多艘，長者長四十四丈，闊十八丈，由永樂三年六月（公

元一四〇五）開始首次航行，至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完成末次航行。廿餘年間共遠航七次，歷卅餘國，曾遠至波斯灣、紅海及非洲的木骨都東等處，三擒番王，揚威海外，使在西洋人東來之前的南海，幾成了中國人的世界，是我國往昔的歷史上航海遠征規模最大，航行次數最多，成就與影響也最為深遠的一次，這是我國海洋遠征的兩棲戰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在西方則自從古埃及、希臘和羅馬等時代，以地中海、愛琴海為活動中心起，在歐、亞、非三洲與英倫海峽之間互相征伐的時候，也就有過很多次的攻擊作戰，都是利用船隻裝載部隊由水上去攻擊敵人，其最著名而成功的：如公元前一四七九年五月，埃及王「索特實斯三世」率領艦隊及登陸部隊，在敘利亞海岸「西米拉」地區登陸，擊敗卡德希帝國，而建立古埃及大帝國；其次是羅馬之凱撒大帝於公元前五十五年，統率第十兵團，在英國之「多佛」海岸登陸，使英格蘭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再次則為英國「愛德華三世」於公元一三四六年，率領海陸軍進攻法國之諾曼第，擊敗法王「非利普」；該次戰役是發生於二次世界大戰盟軍登陸諾曼第的五百九十

七年前。

兩棲作戰在歷史上雖有許多成功的例證，但一直都被認為是一種最危險而冒險的軍事行動。從古迄今，在許多重要的戰爭裏面，都常常有一部份是兩棲作戰，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歷史事實，却顯示失敗的例子居多，而成功的機會極少，其中失敗最慘的一次例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九一五年英軍在達達尼爾海峽加里波里半島（Gallipoli）的登陸。因此，可以說從過去許多世紀中的經驗上面，對兩棲作戰都沒有留下多少教訓。一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由於日本和美國海軍的各自研究發展，才形成了現代化的兩棲作戰。無論在戰術、技術，以及水上運載工具等等，都有了空前的發展，尤其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貢獻最多。在戰術方面的發展，就是組合陸、海、空三軍聯合部隊的聯合作戰，以三軍密切協同、支援的戰法，將作戰任務不同而裝備、編組與訓練亦各異的各軍種部隊作密切統合戰力之發揮，而排除了登陸時所遭遇的敵方的抗禦；技術方面的發展，就是登陸艦艇和設備的發明與改進，使能適應這種作戰的特殊條件的要求，如履帶登陸車、戰車登陸艦，及其他水陸

兩棲的車輛和戰車等等的發明均是。不但使大口徑的火砲能很輕易的駁運上岸，且解決了最困難的補給問題；再加上人工港口的創建，以往認為沒有奪得既設港口，對大軍之補給幾乎是不可能的問題，從此也不認為有困難了。其他如通信連絡及射擊觀測的進步，及為增大海軍砲火的打擊力，而發展新型彈藥等，在在都使兩棲作戰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遷。於是在第二次大戰期中，兩棲作戰會大顯身手，大放異彩。並演成了現代戰爭類型中的陸戰、海戰、空戰三類型之外的第四類型——即兩棲作戰，這是陸海空三種戰爭類型中的綜合型，亦即陸海空三軍聯合部隊的聯合作戰，也是各種戰爭類型中最為繁複的一種作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兩棲作戰，在亞洲太平洋方面就是太平洋的爭奪戰。最初是日軍為奪取美、英、荷在太平洋及東南亞的島嶼和半島而行的兩棲作戰，曾使她在短期間奪獲了垂涎已久的南方資源地區及太平洋戰略地區，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所謂東亞共榮圈的大帝國；可是盟軍開始反攻以後，不到三年的時間，在太平洋中曾進行過七十二次的兩棲登陸戰，又把日本人手中的大帝國重新奪了回來。在太平洋上的作戰，由日本偷襲珍珠港起，直到日本投降，戰爭結束為止，所行的全都是島嶼的爭奪，因此，沒有一次戰役不是由兩棲登陸開其端的。按日本軍閥發動在太平洋及東南亞對美、英、荷戰爭之前，陸海兩軍曾反覆研究其勝敗之機，周詳籌劃可行之策，但均未料到美國在太平洋的反攻，會運用大規模的兩棲作戰，實施越島進攻的戰略，逐次擴大其制空、制海權，以接近日本本土，然後再作最後之一擊。所以從來沒有想到大規模的兩棲作戰，就是將來作戰的主體。最初日本海軍仍然抱着海戰的主體就是艦隊決戰的舊思想，而未澈底了解航空決戰的新觀念。以為只要在海洋正面艦隊決戰勝利，即可決定作戰的命運。如海軍能夠始終保持太

太平洋上的制海權，陸軍即可使太平洋上的陸地（島嶼）安如磐石，而保持其對美國海洋正面之安全。殊不知在中途島一役，所謂邀擊美海軍主力之決戰，又出乎日本意料之外，反告失敗，從此日本軍閥才如噩夢初醒，警覺到國運之嚴重，這是日本判斷錯誤，思想落伍，導致失敗之股鑑。

在歐洲方面，盟軍開始反攻，進軍非洲和歐洲大陸，也是由兩棲登陸開端。最初在北非登陸，以後進攻西西里島及意大利半島而踏上歐洲大陸，也進行了一連串的兩棲登陸戰。最後在諾曼第更實施了史無前例的一次大規模的兩棲登陸戰，終於把一世梟雄希特勒覆亡了。由二次大戰中兩棲作戰史蹟的顯示，所有兩棲登陸，幾乎都是成功的，從此又把往昔認為兩棲登陸是危險的，失敗多，成功少的歷史反轉過來了。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就是由於現代化兩棲作戰在戰術、技術各方面革命性的發展成功所致。

綜合二次大戰兩棲作戰的經驗教訓，其作戰成功的條件固多，而首要的條件就是「兵力優勢」，不但在量上要求優勢，而在質上更要求優勢。首先要獲得海空的優勢，以爭取制海權和制空權，並先行空海軍尤以空軍的先期作戰，以開創登陸作戰的契機，然後再由海空兵力，裝載、運輸、護衛及支援又較敵方地面部隊為優勢的登陸作戰部隊，去向敵岸發動攻擊，這樣才能達成突破和攻佔目標區的目的。

反轉來說，反登陸戰的成功條件，也同樣的需要陸海空三軍協同一致的聯合作戰。由二次大戰的史例中，反登陸戰（即海岸和島嶼防禦）多遭失敗的原因，就是首先由於海空失勢，以致失去了制海及制空權，如在太平洋中的島嶼爭奪戰，防守的一方在制空制海權失去以後，不能得到海空軍的支援與人員物資的補充，祇憑當地地面部隊作困獸之鬥，雖頑強如日本「皇軍」者，最後也祇有全部「玉碎」，與島嶼偕亡。在歐洲方面軸心國家反登陸戰失敗的原因，也是相同。由

此可證，不論是兩棲登陸戰或反登陸戰，海空軍都是最重要的角色。

二次大戰初期，一九四〇年秋，希特勒所準備要試行改變歷史，渡過英吉利海峽，去征服英國的「海獅計劃」之所以不敢貿然付諸實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對「英國之役」，戈林的空戰首先失敗了。

戈林最初認為單靠德國空軍就可以迫使英國屈膝，沒有從海路入侵英國的必要。倘戈林果能在此役中把英國的空軍消滅，在英吉利海峽上空獲得了制空權，縱然不能即時迫使英國屈膝，但此後以陸地為基地的德國空軍，可從法國、比利時和荷蘭起飛，對英吉利海峽中的英國軍艦探行空中攻擊，如此必將迫使英國海軍不能在此一海峽活動，甚至可能把所有在海峽中活動的英國海軍艦艇，全部消滅。這由後來英國海軍在克利特島和新加坡的兩次失敗經驗，就可證明戰艦稱霸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如果英國的海空軍都失敗了，在既不能制空，也不能制海的情況下，僅憑由敦刻爾克撤退回來的殘餘的英國陸軍，來抵抗希特勒挾勝餘威，雷霆萬鈞的「海獅」作戰，那末，英國的存亡，也就很難說了。果如此，則以後的歷史就會要重寫的。這是準備登陸戰與反登陸戰雙方由於先期空戰的消長即影響其全般作戰成敗的最佳史例。

古寧頭戰役，匪軍是以陸地島嶼為基地，由陸地登船，渡過一個海峽，到金門登陸，祇是由岸至岸的水上運動，既無海空軍的掩護和支援，而所使用的木運工具，又是極其古老的帆船。所以就匪方來說，實際上祇是一次由此岸到彼岸的水上運動之作戰，如同對大河川的渡河攻擊一樣，自難與現代化的兩棲作戰相提並論了。

茲就金門戰役有關戰術上的得失加以檢討與評論，擷取其經驗教訓，或有可供研究參考之處。

一、匪軍的得失

由鹵獲的匪軍文件，及綜合匪俘口供，再參證實戰經過，對於匪軍的得失，可概括有左列各點：

(一) 匪軍的優點

1. 作戰構想尚稱適切：匪軍此次進犯金門的作戰構想，是奇襲與強襲並用。先在大金門西部登陸，佔領西部後再轉攻東部，同時另以一部由東部的官澳登陸，相互配合，會攻東部之我軍。依情況再分兵一部進攻小金門。由於大金門的地形是像一個啞鈴，在瓊林與沙頭之間形成一狹窄之腰部，佔領此腰部後，即可將金門東西分隔，可以極少數之兵力，阻止我東部之守軍向西援助，因此，可將我軍分割，而收各個擊破之功。故就地形與其所使用之水運工具與數量及兵力而論，既不能同時向東西兩部行兩棲攻擊，則此構想尚稱適切。

2. 戰前準備極為周詳：匪軍此次進犯本來是很慎重其事，命令指示，亦頗詳細。如對攻擊計劃與部署，曾一再開會討論，縝密研究。班長以上幹部曾作多次沙盤演習，並在現地以望眼鏡對目標地區實際偵察。參戰部隊亦曾施以反復嚴格之訓練，惟為時甚暫。

3. 強調獨立作戰精神：曾要求各級官兵，登陸後縱在建制指揮未恢復之時，亦應發揮冒險犧牲，人自為戰之精神，不分建制，互相協同，勇往前衝。這是匪軍慣用的人海戰術。

4. 參戰部隊均屬精選：進犯之匪軍均係由匪第廿八及廿九兩軍中挑選之精銳，並充實其人員與裝備，戰鬥力相當強。

5. 對船隻之管押特為注意：所有押船人員及水手，均特別由各部隊中挑選而來，並規定專任押船之責，概不登陸參戰。窺其用意：一則使有專責，便於回航再運，以免船隻逃逸；再則亦為免登陸部隊扣留船隻，預留逃生之路，以堅其背水一戰之決心。

(二) 匪軍所犯的錯誤

以下匪軍的錯誤，即是匪軍失敗的原因，也就是我軍致勝的原因之一部份。

1. 驕狂輕敵：匪軍之計劃與準備雖甚為慎重而周到。但他在精神上之目空一切，尤以對平潭廈門、大嶼等島輕易侵擾（按在此以前，匪軍尚無對島嶼作戰之經驗），益增其驕狂之氣。認為對臺灣小島之金門定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如由匪二五三團的作戰命令中規定「每人帶熟給養三餐，準備苦戰一天」，可見其由於精神上之驕狂，而生輕敵之心，以致對我軍戰力估計過低，以為只要登陸後，即可迫我軍不撤退即投降，僅計其勝，未慮其敗。所以在計劃中盡是一廂情願，打的如意算盤，如在所附鹵獲匪軍之作戰命令中，盡是「得手以後」如何如何，對於如果發生意外變化，應如何補救，則全無隻字提及，全無備用計劃。由此可知，匪軍根本未料到，此次所遇之敵人，是如此堅強之勁敵。雖然兵員裝備不全，但具有奮鬥到底，與金門共存亡必勝必成之信心，終使匪軍遭受全軍覆沒之厄運。這是由於他驕狂輕敵之所致，也是「驕兵必敗」之應驗。

2. 匪軍渡海來犯，就其所使用之水運工具及各種條件均不上稱為兩棲作戰，但就常情而論，要渡過一個八九公里寬闊，怒濤洶湧的海峽，制海及制空權又掌握在對方手中，在此情況之下，要想去到已有設防的對方海岸突擊登陸，究竟不是和一般渡河作戰可比，必需具有若干兩棲作戰之特性，並須使用若干兩棲作戰之戰術與技術，方可望達到目的。但匪軍在此役中既無支援又無增援，冒失而來，完全違犯了兩棲作戰的原則。

按原則說，兩棲作戰的特性之一，是要以三軍統合之強大力量，投入空間有限之敵人海岸或灘頭，形成雷霆萬鈞之態勢，發揮衝擊與震撼作用，以摧毀敵人，使軍隊得以順利登陸，攻佔灘頭。其另一特性就是岸上戰力之逐增性，突

擊初期，登陸部隊在岸上之戰力，從最初為零點開始，以後廣續逐漸增強，直至達到遠敵敵人為優勢之兵力，俾克擊退敵人的逆襲，佔領並鞏固灘頭陣地，爾後再向內陸擴展，這才有登上彼岸之可能。至於海、空支援作戰的目的，則在阻絕敵部隊的運動以孤立目標區，及協力爭取或保持空中、陸上與海上優勢的作戰。

此次匪軍進犯金門，既沒有海空軍的支援與掩護，又沒有適合登陸用的艦艇來載運登陸部隊，僅憑以步兵為主的陸軍和古老而又不够數量的水運工具，來實行兩棲登陸戰，其困難與危險可想而知。相反的，我軍則完全掌握了制海、制空權，有海空軍的支援。因是匪軍在我海空軍的威脅之下，行動大受限制。

就火力支援來說：按登陸部隊在水上運動期間，是全失去了戰鬥力量，即在上岸初期灘頭陣地未建立之前，仍然是最脆弱的時期。此時若無空軍、艦砲及地面砲兵等的火力予以支援，如遇防守者的火力阻擊及強力抵抗與逆襲，即面臨攸關登陸成敗的時期。此役匪軍雖然在大嶼、小嶼等島上配置各種地面火砲三十餘門，作為火力支援，但由於口徑小，射程短，再加以觀測、通訊聯絡等的不良，除了在二十五日凌晨登陸前曾發射一陣外，以後在雙方接近，敵我難辨之時，即不能再得到火力支援。

再就後續增援來說：由於匪軍所使用的渡海工具，全是臨時徵集的古老木質帆船。此種船隻全靠人力與風力來操縱行駛，且其數量亦不够，僅勉敷第一梯隊使用，其第二梯隊之運送，必待第一梯隊登陸後，原船回航再載運。但他沒有預計到，此種船隻在沒有碼頭設備之地點，乘高潮搶灘後，在平坦的海灘上會被擱淺，進退兩難。此時在敵火之下，又乏人力來推移，根本就無法返航。據匪俘供稱，過來一百多隻船，僅有五隻回去，此為匪軍不能得到增援的原因之一。其次潮汐與風向之影響亦大。按十月廿五日金門

的高潮時間為二時四分及十四時四十九分。第一梯隊於二時許高潮登陸後要經過三小時才拂曉，此時縱能佔領灘頭陣地以待第二梯隊之增援，但第二梯隊即使有船隻回航載運，亦須等待十二小時以後，下午漲潮時，始能到達增援，何況中途還有遭受我海空軍攔擊之可能。故第一梯隊能否支援這樣久，以待後續部隊之來援，亦是一大問題，這又說明已登陸之匪軍將有急不及待之虞。再加以當天的風向為東北，船隻逆風回航亦不易，這又是一個增援不易之原因。由此可見，影響兩棲作戰之各項因素太多，如不能周詳考量，精密計劃，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又第一梯隊登陸時，因風浪甚大，船隻不易控制，至使各船搶灘先後不一，以致部隊建制混亂，掌握與戰鬥均發生極大之不利，這也是由於古老的水運工具所生的缺點。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匪軍後續梯隊不能陸續前來，以致僅憑第一梯隊獨力苦撐，得不到後續部隊的增援，這是匪軍最大的失算。因此，我個人以為這種既無支援又得不到增援的登陸戰，應該是匪軍遭致全軍覆沒的最主要的原因。否則，如果匪軍能按照其計劃使第二梯隊順利過海登陸，則我軍之勝利，定然要經過一場更艱苦之奮戰，和付出更重大之犧牲代價，方可獲得。

3. 情報不靈，判斷錯誤：我第十二兵團原由江西轉至潮汕，以後第十八軍於十月初旬由汕頭轉運金門，匪在攻佔大嶼島時，已在該島發現我第十八軍第十一師第卅一團番號，但匪廿八軍作戰命令祇云「第十八軍之十一師（其卅一團被繳大部）」云云，據此以觀，則匪或判斷我第十八軍祇有第十一師在金門。因此連同第二〇一師及第四十師之第一二〇團等部，合計判斷我軍在大金門祇共有六個團。至於我第十九軍之適時轉運到金門，則完全出乎敵人意料之外。這是由於匪軍情報不靈，判斷錯誤，因而對我軍戰力估計過低，以致驕狂輕敵，當亦為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4. 一再延遲攻金日期，以致逸失好機：匪軍自卅八年九月底進出金廈外圍後，原期於十月十二日對金門與廈門同時攻擊，後因部隊到達遲及船隻徵集困難，乃改於十月十五日先攻廈門，準備於十月廿日再攻金門，後又因船隻集中不及，再延至十月廿四晚才開始實施。先後延遲了將近兩週的時間，致使我第十二兵團之第十九軍得以恰好在此匪軍進犯之前夕及時趕到。如匪軍不是由於部隊船隻等困難原因，能照其最初預定時間，在我第十二兵團全部未到達之前開始攻金，則我軍又將陷入苦戰之境。這是匪軍遭致失敗之又一原因。

5. 登陸海灘及D日H時之選定問題：策定兩棲作戰計劃時，對登陸海灘及D日H時之選擇適當與否，將可決定登陸實施與建立灘頭陣地之成敗，因而也影響整個戰役之成敗，這是不容稍予忽視的問題。登陸海灘及D日H時三者是有相互連帶的關係，所以選擇時在原則上應考慮的因素很多。就此役匪軍對上述三者的選擇而論：其登陸海灘選在金門西部古寧頭一帶，這本是登陸金門最好的海灘，原無可厚非，但這一地區也是防守者所嚴陣以待的地區，因而失去了奇襲之效，而奇襲是使兩棲作戰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按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搶近就遠，選在諾曼第登陸，而不在加萊等處登陸；及韓戰時麥克阿瑟元帥獨具慧眼，排除一般認為仁川由於地形不利，為絕不可能克服登陸困難之反對意見，堅決冒險登陸仁川，終獲成功。以上兩役均由於能出敵意表，而收到了戰略上與地形上的奇襲之效，卒使登陸成功，並導致全戰役的勝利。不過金門的地區是一個小島，自難與前述兩役相提並論。至於D日H時問題，則頗值研究：通常兩棲登陸最適合的H時是在清晨，使艦隊進入運輸艦區，卸卸及艦岸運動等均在黑暗中實施，而使部隊恰在拂曉時登陸，因此可利用整個白晝遂行戰鬥。此役匪軍選定的D日是十月廿五日，這是金門一年中的大潮日期，因當天的高潮是在凌晨二時四分，所以它的H時就選在二時稍過的高潮時間。其原因：一則為乘高潮可使船隻儘量接近海岸搶灘，便於部隊登陸；再則為乘夜暗，利於隱蔽與奇襲；三則使其船隻能利用夜暗回航接運第二梯隊。然就實際作戰的經過來看，匪軍在上述時間登陸後，雖曾收到若干他所期望的利益，但其所受的害處，則不知要超過若干倍。因為由凌晨二時許到拂曉尚有近三小時的時間，故上岸後即須在已設防的敵人陣地前實行夜間戰鬥。大部隊夜間作戰，在平常情況之下困難已經很多，再加上渡海而來，由洶湧浪濤中涉水上岸，地形、敵情又不明，更是困難倍增。以此由於部隊建制混亂，無法作有組織之戰鬥，以致不能發揮其戰鬥力；再加以連綿困難，識別不易，而滋生誤會，如廿五日四時前後，匪第二五一團第一營與二五三團第一營，於進至湖南高地西端時，因夜暗誤會，以致自相混戰，又如廿五日凌晨三時許，我第一一八師三五三團第一、三兩營，在安岐以北至古寧頭、林厝一帶海灘，與匪第八十五師二五三團，在暗夜中，敵我不辨，互相混戰，都是夜間戰鬥困難的明證。因此匪軍雖已登岸，僅憑其人自以為戰得若干進展，但並未佔領與組成灘頭陣地，以求擴張戰果。相反的，在夜間及拂曉以後，我軍以逸待勞，地形熟悉，情況明瞭，適時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反擊，使匪軍不但不能立足，且在不到半天之內，即被殲滅過半，這就證明匪軍H時選定不當的結果。按美軍的資料亦認為夜間灘頭作戰比白晝灘頭作戰的情況要困難到兩倍以上。他們曾作過夜間兩棲作戰的演習，但他們感覺沒有能力實施這種作戰。他們認為如果以一個師實施夜間作戰，實在是很困難的。所以美軍從來沒有作過大規模的夜間兩棲作戰。假如他們的部隊在白晝登陸，到了晚上，都是利用各色燈號協助補給工作

，到天明後再實施戰鬥。美海軍巴貝中將於其所著「麥克阿瑟的兩棲海軍」一書中，曾舉出其所統率的第七兩棲部隊，自一九四三年六月卅一日至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的兩年中在西南太平洋戰區實施的三十一次兩棲突擊作戰的H時，祇有一次是選定在夜間二十一時（當地日出時間為晨六時卅分），即在新幾納亞的伍德拉克登陸，因為這次登陸是基於將不會遭到空中、水面及地面的抵抗為立案假定而實施的；另一次是在費克海芬登陸，其H時為四時四十五分（當地日出時間為五時五十八分），則已接近拂曉時間了。其餘各次均為自晨六時卅分至十時之間日出以後為H時。不過也有人以為我們將來一為求達到以寡擊衆之目的，在不能獲得總兵力優勢的情況下，以實施夜間登陸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祇能算為在某種特殊情況之下或為求達到某一有限目的而實施的一種構想，似難以作為常則。又H時究以選在高潮時或高潮前即潮水尚低時，何者為有利，這是要衡量當時的各種因素來決定。如諾曼第登陸的H時是選在高潮前若干時，使潮水尚低時，海灘水底的障礙物大部可因潮低而顯露，如此雖有使第一舟波的突擊部隊須在開闊的潮水平原上通過幾百碼的地段才能到達海岸邊（因潮水尚低），但也因此使工兵部隊有在海灘上清除障礙物，開闢進路的時間，以及標定路線，使後續船隻於高潮時可以順利到達岸邊。又在諾曼第登陸時，為適應各登陸區潮水及灘底狀況，各區之H時亦各不同，如美軍登陸區之奧瑪哈和猶塔兩灘頭是六時卅分，而英軍登陸區則在七時至七時卅分之間。再則韓戰時，美軍在仁川的登陸，由於地形的關係，（在仁川港有一大片廣闊的淤泥地帶由海岸伸出不下六千碼之遠），必須乘每年中約僅有的三次最高潮（三十呎），戰車登陸艦才能通過淤泥地帶搶灘，因此麥帥選定的D日為九月十五日的（一九五〇年）高潮日，而乘當日第一

次高潮前六時卅一分（高潮時間為七時卅分）為登陸仁川港前的月尾島的H時，以第二次高潮前十七時卅分為登陸仁川之H時，（第二次高潮為十九時卅分，戰車登陸艦於此時搶灘）。這些都是為適應地形及潮汐與海底狀況等的不同，而選定D日H時的例證。

二、國軍的得失

國軍此役能將登陸之匪軍全部殲滅，自非偶然與僥倖而得，係由許多原因所造成，但也難免有若干缺點。戰史告訴我們，打仗雙方都會有錯誤，而勝利則歸於錯誤少的一方。所以我們雖然打了勝仗，仍然也有值得檢討與改進之處：

(一) 勝利因素

1. 高級長官重視金門：先總統 蔣公對金門之重視，在前文中已說過，茲不贅述。其次就是當時身膺東南軍政重寄的東南軍政長官陳辭公（誠）；辭公深知金門馬祖與臺灣唇齒相依，因此他無時無地不在籌思如何加強金馬的防務，以求確保金門和馬祖，藉以鞏固臺灣基地的外圍。當卅八年秋第十二兵團自江西逐次轉到廣東潮汕後，辭公即向 總裁及中央軍事當局建議，將十二兵團用於加強臺灣澎湖的防務。但因中央初有意防衛廣州，故曾一度擬將該兵團調往廣州，尚在舉棋不定之際。後因政府決定遷渝，不守廣州，於是十二兵團才確定歸辭公調度。其時正當匪軍於攻福州後，節節南竄，已進出到金廈的外圍了。辭公看到情勢日益嚴重，乃刻不容緩急令該兵團由潮汕轉往金門增防，於十月初旬及中旬將兵團部與十八及十九兩軍先後船運金門，並預定於全部到達後，由十二兵團接替廿二兵團負責金門之防務，不料在最後的十九軍剛到達的當夜（十月廿四夜），匪即來犯，以致該軍各部逐次上岸，隨即逐次加入戰鬥，時間上恰好趕上。這是由於高級長官重視金門，而造成古寧頭勝

利的要因。

2. 我軍戰志堅強：當匪軍登陸時，在島上的部隊，上下一心，都抱定與金門共存亡的決心，所以一聲令下，甚至有不待命令，個個都自動自發，爭先恐後，奮不顧身，去找匪拚鬥，戰志非常高昂。但由於部隊訓練不夠，新兵多，所以完全靠幹部身先士卒，帶頭前進，中下級幹部如此，高級的軍師長亦皆親臨前線，指揮奮戰。如第十八師師長因林厝東方碉堡久攻不下，乃親率師部警衛營去衝鋒陷陣，始將該碉堡攻克；第十四師以迅速勇敢的行動奪回一三二高地扼制匪軍的發展，第四十二團李光前團長身先士卒，衝向林厝時，不幸中彈殉國，即其例證。（按李光前烈士湖南平江人，軍校十六期畢業。）

又如第一一八師為此役機動部隊之中堅，李師長樹蘭將軍決心堅強，親臨前線，巨戰役之全局，部隊自始至終奮勇力戰，不懈不怠，其堅忍強毅之精神，曾創造輝煌之戰果，尤以三五三團楊團長及一、三兩營在安岐、林厝古寧頭海灘一帶與匪陷入混戰，卒能堅忍不拔，擊潰優勢之匪軍，均足稱道。（戰後第十八師及第一一八師均奉先總統 蔣公頒授榮譽旗）。

此役在古寧頭一帶海岸擔任守備的部隊是第二〇一師兩個團。擔任機動反擊的部隊是第十二兵團的第十八、十九兩個軍（欠）。上述部隊除第二〇一師較為完整外，第十二兵團各部的兵員裝備都奇缺不全。按第十二兵團本是一支富有革命歷史，卓著戰績的部隊，但自卅七年冬因增援徐州，軍次雙堆集，遭遇數倍之匪圍攻，卒因補給斷絕，最後戰至彈盡糧絕，始奉命突圍，（當時的司令官是黃維將軍）。因之元氣大喪，以後由智勇雙全、送著戰功的胡將軍伯玉（璉）收容整頓，在江西從新補充訓練，並得當時的江西省主席方天逸（天）的大力支援，才很快的又站起來了。但倉卒成軍，兵員裝備奇缺，補充困難。

(三) 戰之門金述追

如步兵連祇有四至六挺輕機槍，重兵器更缺；各部員額則僅及編制的百分之五六十不等，尤以第十四及第十三兩師為最，（第十三師是由江西撤出之保安團編成），兵員多係新補充者，尙欠訓練，且有一批潮汕地區，新來投效的志願從軍青年，還穿着便服。至於第十九軍於十月五日才在廣東潮安、汕頭間編組成軍，當時人械兩缺，困難萬分，但倉卒成軍不到兩週，於十月十九日即奉命轉移金門甫上岸即遇匪來犯，不得不逐次參加戰鬥。以這樣不完整的部隊，卒能將精銳的匪軍完全殲滅，所憑的是全靠革命精神與部隊傳統的戰鬥風氣。所以說古寧頭之勝利是由於精神戰勝，亦不為過。

3. 計劃適切，指導正確：高級指揮官判斷正確，對於防衛金門計劃，及爾後之作戰指導均甚適切，指揮若定。如在防禦方針上，採直接配備與間接配備併用，分區防守，控制有力之機動部隊，以備逆襲反擊登陸之匪軍；其次判斷匪之主登陸地區是在金門西部北海岸，亦甚正確，因此在部署上依此為着眼，以兵員裝備較充實之第二〇師擔任西部北海岸之守備，機動部隊之主力置於島之西部，以一部置於東部，並在戰前照此實施演習，如十月廿四日下午之演習，剛好在匪進犯之直前，迨匪登陸後，各部隊即如置身演習中，整然到達任務地區，開始作戰。同時控制於東部及島中央瓊林之機動部隊，當轉用西部，加入反擊時，恰可由匪之側翼開始攻擊，使用匪軍在初期灘頭戰鬥時，即無法立足，此亦為能迅速將匪席捲，聚而殲之之原因。

4. 反擊敏捷，步戰協同良好：由於計劃與準備之適切，再加以部隊戰志高昂，故我機動部隊於發現匪軍登陸，奉到命令後，在一二小時之內，即已開始出動，如第一一八師及剛由船上岸之第十四師等，於四時許即開始行動。斯時天色未明，幸我軍地形熟悉，以逸待勞，故能作到快攻

猛打，使匪軍一上岸，立即遭到我軍之無情打擊，毫無整頓喘息之機會，蓋登陸戰與反登陸戰，於初期灘頭戰鬥時，時間因素最為重要，一般認為在登陸最初之廿四小時乃至四十八小時之內，為攸關勝敗之決定性時間。（此項時間之長短，當視作戰之規模與兵力之大小而有別。）因時間愈久，攻者得以繼續登陸增援，以佔領及鞏固擴展其灘頭陣地。而得站穩脚跟也。

裝甲部隊由於其機動性大，衝擊力強，通常是反登陸戰最有力的機動部隊。此役由於我有戰車部隊之協同，並在戰前曾作多次演習，如第一一八師到達金門後，在半個月內與戰車會作五次以上之演習，作戰性能，互相瞭解，故至實戰時，能協同良好，發揮力量，亦為我致勝原因之一。全戰役中，我戰車部隊除少數人員傷亡外，沒有一輛戰車受到損傷，此固我戰車部隊訓練有素，戰技優良之所致，但亦可證匪軍明知我有戰車部隊，而對反戰車之準備與戰技，如此疏忽，宜其要遭失敗也。

5. 沿海灘掃蕩之成功：第十八師尹師長配屬第十八軍，奉到高軍長命令後，即親率第五十二團及師部特務營（此時該師第五十三團已奉命轉用小金門，第五十四團尚未上岸），首先由瓊林集結地進出海岸，圍攻壩口之敵，將此敵消滅後，即繼續沿海灘掃蕩前進，由匪軍之後背進擊，使登陸的匪軍腹背被攻，同時又將擱淺在海灘上的匪船予以焚燒破壞，使其不得返航，尤其第五十二團團長孫竹筠，旺盛的攻擊精神，與大膽的行動，像一把尖刀般沿海灘直向古寧頭的敵後，插進去，首先進出到古寧頭西北及北山附近。以為這是反登陸戰中，一種最有力的戰術行動。因為，一則可以將登陸之敵與海岸隔離，分割包圍於海灘上而攻殲之；再則可以阻止敵人之後續部隊繼續由海岸上陸；三則可以隔絕敵人之後勤補給支援。不過這種行動如果敵方海空軍佔優勢

，或至小有海空軍支援時，當然會遇到許多阻礙，難求如此順利，但如情況許可時，總宜斷然採取此種行動，以迅速解決戰局，這是反登陸戰中值得研究的一個戰術問題。

6. 繞攻南山、北山：第十四師第四十一團由湖下涉水至古寧頭西南突出之海岸登陸，繞攻南山、北山及古寧頭匪之側背，出敵意表，使匪腹背被包圍攻擊，這又加速了匪軍的覆沒。

7. 海空軍之協同作戰：在前面檢討匪軍得失時曾說過，匪軍完全沒有海空軍，僅憑陸軍且以步兵為主的一隻腳來演兩棲作戰的戲，因此在沒有制海制空權之雙下，顯得投鼠忌器，處處顧慮。故我海空軍除了實際上予匪殲擊，使其遭受了若干損傷外，而對匪精神上之威脅，或許還要大於物質上之損失，使其行動受制，也是我軍克奏膚功的原因之一。

8. 匪我兵力之比較：此役自表面上看，匪登陸兵力共約一萬五千餘人。而我軍在大金門島上之部隊，若按番號來估計，似屬絕對優勢。惟詳加分析，我軍之番號雖多，但兵員裝備均不足，如前所述，一般員額僅及編制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之間，（如第十四師之第四十一團及四十二團，每團人數不足千人），故總計我軍全部直接參加戰鬥之戰鬥兵員，約在七八千人之間，故仍較匪軍為劣勢。而裝備更劣，兵員多為新近補充，訓練不足，戰場經驗缺乏，惟差幸幹部多久經戰陣，經驗豐富。反之，匪軍則為陳毅匪部中之勁旅，裝備精良，戰場經驗豐富，且又經嚴格挑選之精銳，并特別加以充實加強，戰鬥之前又曾實施嚴格之任務訓練，頗有攻佔金門之自信心，然而終至全軍覆沒者，因知戰事之勝敗，固非全靠優勢與劣勢之比較。所謂兩軍對陣，哀者勝，驕者敗，實千古不移之至理也。

(二) 我軍之缺點

1. 水際戰鬥收效不大：海岸防禦的原則本有

殲敵於水際或灘頭兩者。當敵人尚在乘船接近海岸，或正涉水登岸之際，這是敵人最脆弱的時候，也是殲滅敵人的最好機會，這就是所謂殲敵於水際是也。要殲敵於水際是全靠發揚各種火力，及預置於水中的障礙物如水雷等或埋設於岸邊之地雷，以殺傷敵人。但是實際上要達到殲滅敵人於水際的目的，是很困難，尤其是對有現代化裝備的敵人。在兩棲作戰的戰史上，防者祇有在此時予敵人以大損傷之戰例，鮮有能完全殲滅或阻止敵人上岸之例。不過古寧頭之役的敵人是使用速度緩慢的帆船，既無鐵甲的掩護，又無機器動力來操縱行駛，而且在離岸約三百公尺之處，即離船跳水，利用浮器泗水而來，這是匪軍最脆弱，最危險的時期。我海岸防禦部隊，有既設的工事，和預先標定的射擊準備，也設置了水雷和地雷，且有探照燈照明，在理論上應該可以予敵人以相當重大的損傷。可是這次戰役在水際戰鬥時，似乎沒有收到預期的戰果，可見理論與事實之間仍有距離，諸種因素，值得探討，以資借鏡。

2. 海灘戰鬥之檢討：第一天(廿五日)的海灘戰鬥，雖然戰果豐碩，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但登陸之匪尚未全部就殲，仍有相當數量的殘匪麇集於古寧頭、林厝、北山及南山一帶，利用我軍原設工事及村莊之堅固家屋，負隅頑抗。(按金門之民房，多係用石塊作牆，甚為堅固)。因此到了十月廿五日夜以後，成為最危險的一夜。因為我軍經過了整天激戰，所有的控制部隊都投入了戰場，除傷亡相當大外，且多已感疲勞；而夜間對岸匪軍尚有繼續渡海增援之可能；此時究以繼續夜間攻擊，抑暫行停止攻擊，從新調整部署，待翌日再戰，兩者互有利害，是一個值得深深考慮的重大問題。如果這一晚匪軍能夠繼續增援，則以後定須再作一番更艱苦的戰鬥。甚至勝負之數還未易言。幸好由於匪軍沒有船隻，無法繼續渡海來援，所以我們能够平安渡過這最危

險的一夜。雖然如此，但亦使以後會付出更大的犧牲代價，并再費了一天半的時間，才將殘匪肅清。此或由於海灘防禦的配備上缺乏縱深亦其一因。如果我海岸守備部隊能够在古寧頭、林厝、北山等地，構成幾個據點工事而堅守之，則匪就無法龜縮一處，利用我軍原設工事及村莊家屋來作困獸之鬥，第一天的戰鬥就可能順利得多，戰果更為豐碩了。

3. 機動部隊逐次使用：此役我機動部隊雖然行動敏捷為我勝利之一原因，但因格於形勢，最初的配備稍嫌分散，因此在發起反擊時，不能行統一之攻擊。如第三五三團分由頂堡及安岐出動後，各部在中途分別與匪遭遇而發生混戰，團長率團部及第五連據守安岐，而與各營連絡中斷，致形成各自為戰。幸該團士氣旺盛，戰志堅強，地形熟悉，故雖在困境中，各級仍能確實掌握，沉着應戰，卒能擊潰匪軍。又第三五二團因控制於東部沙美附近，以後調來參加反擊，逐次使用兵力。不過在第十九軍未到達之前，為防匪由東部登陸，也不得不作如此之顧慮也。

4. 陸空及步、戰、砲之連絡欠佳：由於匪我步兵犬牙交錯，致空軍及砲兵與戰車之連絡識別均有困難，因曾發生誤傷友軍之事。本來由於敵我大接近，空軍與砲兵之誤差，自所難免。惟有第十八師因初到金門，即參加作戰，而該師警衛營所戴之軍帽與匪相仿，因與戰車連絡不確實，致被我戰車誤為匪軍而予以攻擊，略有損傷，此雖小事亦不可不多加注意。

5. 裝備不全，缺乏攻堅武器：我軍雖有幾個軍的番號，但祇第二〇一師有山砲兩門及要塞周書岸總台長之五七平射砲兩門。因此對水水泥工事及石牆家屋之攻擊，僅憑步兵武器，很難奏功。這也是牽延時間及增大傷亡之原因。

6. 傷亡大，影響持續之戰力：各級官兵犧牲奮戰之精神，固屬可嘉，但因此造成重大之傷亡

，影響作戰之持續力甚大。如若戰局不能迅速結束，則爾後當有難以為繼之憾。此固由於我軍新兵太多，訓練不够，武器裝備不良，匪軍又頑強，我下級幹部不能不藉血氣之勇以補物質上之不足，但終非善之善者也。允宜審察地形，講求戰法與技術，俾能以最少之犧牲代價，換取最大之戰果，始為常則。

三、評論

綜合以上的檢討，可以看出匪軍所犯的重大錯誤，都是違反了兩棲作戰的原則，缺乏兩棲作戰的條件。但他竟敢輕舉妄動，貿然進犯，一則由於他根本不懂兩棲作戰，再則由於他的驕狂輕敵，目空一切；因而鑄成了遭受全軍覆沒的大失敗。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我軍士氣低落，戰志動搖，和其他的島嶼一樣，匪來即退，則其後果，亦不堪想像。

我軍方面，雖有小疵，但就全般來說，仍是優點多於缺點。如上級判斷正確，增防部隊適時到達，作戰指導適切，沉着應戰，果敢行動，尤其全體官兵的精神旺盛，士氣高昂，誠如先哲所說：「將軍有必死之心，士卒無生還之念」，奮不顧身，勇敢犧牲，精神條件的發揚，已臻於極致，所以能够達成全殲匪軍，獲致大捷，確保金門的使命。

陸、戰場憑吊

在古寧頭最後的戰鬥已近尾聲，即將結束之際，我於十月廿七日上午九時率高級參謀甘健民及隨從參謀鄧卓如，并帶了幾名衛士，由一三二高地乘車出發，先經埔頭、林厝、北山、南山，再到古寧頭突出部的最南端西北岸一帶海灘；以後又折回向東，沿海灘直到隴口、後沙，再西返經觀音亭山、湖尾鄉，由安岐而回到金門城軍

部，到全戰場去憑弔巡視一週。沿途經林厝、北山及南山等村時，因曾經兩晝夜的逐屋激烈戰鬥，見到被焚燒與擊燬之房屋，彈痕累累，頹垣敗瓦，餘燼猶然，青烟嫋嫋，瓦片燒裂噼啪作聲，景況甚為慘慘；匪軍之受傷與死亡者，散臥各處，正由我軍衛生隊分別予以護送醫療及掩埋中，其間以古寧頭林厝一帶最多，居民則早已躲避一空，祇餘無家犬貓，飢餓疲憊，路上踟躕，再走到古寧頭突出部之西北端海岸，在削壁下的沙灘上擱淺了一艘汽艇，艇尚完好，艇上還藏有一名駕駛，這是匪軍於當日（廿七）凌晨載來三十多名最後增援部隊的乘船，也許是送信連絡的人員，或圖接走他的高級幹部，但因船被擱淺，仍然難逃被俘的厄運。我當即飭衛士招來附近部隊，設法將其待漲潮時推下海去，押回金門城西側碼頭備用。

以後再由古寧頭向東去，則見從古寧頭東北端的海灘起，直到龍口之間，有百餘艘被匪軍由大陸沿海搜擄而來，乘載匪軍渡海的民間帆船，被擱淺在這一帶海灘上，有的已被我軍燒燬，檣樁焦殘，有的尚屬完好，有的桅帆高聳，有的則已傾倒，船員均已被俘走。這些船的被擱淺沙灘上，不能回航去運載其第二梯隊增援，應是登陸匪軍失敗，全軍覆沒的最大原因。

我軍各部隊除留一部繼續肅清北山之少數殘匪及担任海岸警戒外，其餘都回宿營地休息去了。戰場上留下來的只是一片淒寂蕭森的景像。遙望大陸，一衣帶水，雲天沉黯，滄海嘔噴，亂石崩雲，驚濤掠岸，海鷗上下，白浪滔天。殊有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所說：「黯兮慘悴，風悲日曠，鳥無聲兮山寂寂，天地為愁，草木悽悲，……：佈奠傾觴，望哭天涯」之感！

此役我軍陣亡殉國，階級最高之軍官為第九軍第十四師第四十二團上校團長李光前。回想當作戰第一天（廿五日）的下午四時許，羅師長

以電話報告：「李光前團長因奮不顧身，身先士卒，奮勇前進時，中彈殉國」的噩耗時，我不禁感到無限的哀傷與悼念。我和光前雖因隸屬不久，認識不深，（按第十四師原屬第十八軍，於十月五日日本軍組成時始改隸本軍，為時不過二十天）但永難忘記他英俊的外表和勇毅的內含。我特地找到他殉國的地點去憑弔致敬，彷彿他的音容宛在，碧血猶溫。我默默的禱念，告慰光前的英靈：

「你已求仁成仁，取義得義，古人詩云：『男兒為報君恩重，戰死沙場是善終』，不愧是一個英勇的革命軍人。你的精神，你的楷模將永遠留在後死袍澤的心坎中。我們已把登陸的匪軍全部殲滅，為你報了第一仇。我們將來一定還會打回大陸去，再來祭告你，使你的英靈永遠含笑九泉，請安息吧！』流連憑弔，良久始返。戰後政府為崇敬其功勳，特追贈李光前為少將，并遷葬於金門太武山烈士墓。金門地方民眾為追念其獻身於保衛金門之戰，并在其殉難處集資建立「李光前廟」以資永遠奉祀，尊為金門守護神。又將金門縣城之南門街改名為「光前路」，以資紀念。（全文完）

拉丁美洲見聞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色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 江湖兒女的故事。(二) 瓜地馬拉「我的媽呀！」(三) 關公在薩爾瓦多。(四) 百萬美金的支票。(五) 尼加拉瓜暴富記。(六) 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七) 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八) 巴拿馬的食肉蝶。(九) 波哥大歷險記。(十) 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 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二) 烏拉圭美人遲暮。(十三) 聖保羅的僑情。(十四) 海灘、足球、森巴舞。(十五) 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十六) 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七) 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情畫)。(十八) 黑人島——海地。(十九) 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